

无罪 著

SWORD
DYNASTY

剑王朝

第一卷

大逆

DANI

著

无罪

剑王朝

第一卷

大逆

DANI

SWORD
DYNASTY

剑王朝 · 第一卷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王朝.1,大逆/无罪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492-5130-8

I. ①剑… II. ①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2371号

剑王朝.1,大逆 / 无罪 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政编码:430010)

选题策划 多乐图书编辑部 李 鹏 胡 芬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责任编辑 钟一丹

特约编辑 刘 敏 张 君

装帧设计 彭 微 汪 雪

印 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5130-8

定 价 32.8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292680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调换,电话:027-82926804)



Contents
目 录

127	116	103	96	83	72	59	51	43	36	22	12	1
第 十 三 章	第 十 二 章	第 十 一 章	第 十 章	第 九 章	第 八 章	第 七 章	第 六 章	第 五 章	第 四 章	第 三 章	第 二 章	第 一 章
半 日 通 玄	特 例 特 办	山 门 难 入	生 死 之 距	白 羊 挂 角	拨 云 见 日	深 猷 远 计	悬 悬 而 望	剑 斩 蛟 龙	风 雨 如 晦	伺 机 而 动	倾 国 倾 城	剑 炉 余 孽



271	262	251	243	230	218	206	195	185	171	159	149	140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胜券在握	名剑雪蒲	借刀杀人	鹿死谁手	来捡便宜	狭路相逢	适者生存	一鸣惊人	所谓公平	将山搬来	一场刺杀	一柄残剑	青脂玉珀



第一章 剑炉余孽

秦王十一年秋，一场罕见的暴雨席卷了整个长陵，如铅般沉重的乌云伴随着恐怖的雷鸣，让秦国的这座都城恍如堕入魔界。

城外渭河港口，无数身穿黑色官服的官员和军士密密麻麻地凝立着，任凭狂风暴雨吹打，他们的身体就像一根根铁钉一样钉死在了地上，一动不动。

滔天浊浪中，一艘铁甲巨船突然驶来！

一道横亘天际的闪电破空劈来，将这艘乌沉沉的铁甲巨船照耀得一片雪白，所有凝立于港口边缘的官员和军士全部骇然变色。这艘铁甲巨船的撞角，竟是一颗真正的鳌龙首！

比马车还要庞大的兽首即便已经被人齐颈斩下，但是它赤红色的双瞳中依旧闪烁着疯狂的杀意，滔天的威煞比惊涛骇浪更为惊人。

不等巨船靠岸，三个官员直接飞身掠过数十米河面，如三柄重锤落在船头甲板之上。

让这三个官员心中更加震骇的是，这艘巨船上方到处都是恐怖的缺口和碎物，看上去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惨烈的战斗，而他们放眼所及，唯有一个身披蓑衣、奴仆模样的老人幽灵般站立在船舷一角，根本看不到他们苦苦等待的那人的身影。

“韩大人，夜司首何在？”这三个官员齐齐一礼，强忍着震骇问道。

“不必多礼，夜司首已经去了剑炉余孽的隐匿之地。”奴仆模样的老人微微欠身回礼。在暴雨之中，根本看不清老人的面目，但是他的眼神分外深邃冷酷，散发出一股震





慑人心的霸气。

“夜司首已经去了？”三个官员身体一震，忍不住同时回首往城中望去。

整个长陵已被暴雨和暮色笼罩，唯有一座座高大角楼的虚影若隐若现。

与此同时，长陵城南一条河面之上，突然出现一顶黑雨伞。

手持着黑雨伞的人，在波涛汹涌的河面上如履平地，走向这条大河岸边的一处陋巷。

有六个高矮不一的黑衣官员，静静驻足在岸边等待着这人。他们持着同样的黑雨伞，在黑伞遮掩下，全都看不清面目。

在这人登岸之后，六个官员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分散着，沉默地跟在他身后。

陋巷里，有一处普通的方院，那是黑雨伞的中心目标。随着黑雨伞的到来，渐渐地，这里竟开始散发出肃杀的气息。

水声滴答，混杂着咀嚼食物的声音。

一个身穿着粗布乌衣，挽着袖口的中年男子正在方院里的雨檐下吃着他的晚餐。

这个男子乌衣破旧，一头乱发用一根草绳随意扎起，一双布鞋的鞋底已近磨穿，双手指甲之间也尽是污秽，面容寻常，看上去和附近的普通挑夫没有任何区别。

他的晚餐也十分简单：一碗粗米饭，一碟青菜，一碟豆干，仅此而已。可他却吃得分外香甜，每一口都要细嚼数十下，才缓缓咽下肚去。

在嚼尽了最后一团米饭之后，他伸手取了一个挂在屋檐下的木瓢，从旁边的水缸里舀了一瓢清水，一口饮尽，这才满足地打了一个饱嗝。

在他一声饱嗝响起的同时，最前面的那顶黑雨伞正好在他的小院门口停下来。

一只雪白的官靴从其中一顶黑雨伞下方伸出，在浓重的色彩中，显得异常夺目。

官靴之后，是雪白的长裙，肆意飘洒的青丝，薄薄的唇，以及如雨中远山般淡淡的眉。

从惊涛骇浪的河面上闲庭信步走来的，竟是一个很有书卷气、腰肢分外动人的秀丽女子。

她脚步轻盈地从黑伞下走出，任凭秋雨淋湿她的青丝。

来到中年男子的方院后，她对着中年男子盈盈一礼，然后柔柔地说道：“夜策冷见过赵七先生。”

中年男子微微挑眉，只是这一挑眉，他的面部棱角便陡然变得生动起来，身上也开



始散发出一种难言的魅力。

“我在长陵三年，还是第一次见到夜司首。”他没有还礼，只是微微一笑，目光却是从这个女子身上掠过，投向远处秋雨中重重叠叠的街巷。

“长陵看久了真的很无趣，就跟你们秦人的剑和为人一样，直来直去，横是横竖是竖，四平八稳，连街面、墙面都不是灰就是黑，毫无美感。今日看夜司首的风姿，却是让我眼前一亮，和这长陵似乎很不合。”

他的话云淡风轻，就像平日里茶余饭后与人闲聊时的随口感叹。然而这几句话一出口，院外所有黑伞下的人却都是面容骤寒。

“大胆！剑炉余孽赵斩！夜司首亲至，你不束手就擒，竟然还敢说此大逆不道之语！”

一声冰冷的厉喝，突然从停驻远处的一柄黑伞下响起，明显是想引起赵斩和夜策冷的注意。伞面抬起，竟是一个面容分外俊美的年轻男子，肤色如玉，唇红齿白，目光闪烁如冷电。

“哦？”一声轻咦声响起，赵斩微皱的眉头展开，一脸释然，“怪不得你的气息与其他人相比弱了太多……原来你并非是监天司六大供奉之一，这么说来，你应该是神都监的官员了。”

黑衣年轻官员的双手不可察觉地微微颤抖着。之前的动作，似乎耗费了他大量的勇气，此时听到赵斩说他的气息比后方几名持伞者弱了太多，眼中顿时燃起一股怒意，但呼吸却不由得更加急促了些。

赵斩的目光却已然离开他的身体，落在夜策冷身上，说道：“在这个年纪就将跨过第四境，他在秦国也算是少见的才俊了。”

夜策冷微微一笑，脸颊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先生说得不错。”

“他应该只是仰慕你，想要给你留下些印象而已。”赵斩意味深长地看着夜策冷，“会不会有些可惜？”

“你……什么意思？”面容俊美的年轻官员脸色骤然无比雪白，他的重重衣衫被冷汗湿透，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

夜策冷转头看了看他，嘴角轻轻上扬，似乎对这英俊的年轻人并无恶感，然而一滴落在她身侧的雨滴，却是骤然静止。

接着，这滴雨珠突然开始直线加速，加速到恐怖的地步，竟渐渐拉长成一柄薄薄的





小剑。

“哧”的一声轻响，黑伞内被血浆糊满，面容俊美的年轻官员头颅脱离了颈项，和飘飞的黑伞一齐落地，一双眼睛死死地睁着，兀自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好气魄！”中年男子击掌欢呼，“居然连监视你们行动的神都监的人都敢杀，夜司首果然好气魄，不过一言不顺心意便杀死一个不可多得的修行者，夜司首好像没有什么心胸。”

夜策冷微嘲道：“女子要什么心胸，有胸就够了。”

赵斩微微一怔，他根本没有想到夜策冷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有道理。”他自嘲般笑了笑，“像夜司首这样的人物，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不需要太在意旁人的看法。”

夜策冷睫毛微颤，嘴唇微启，然而就在此时，她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眉头微蹙，却是不再出声。

赵斩脸上的笑意也在此时收敛，他眼角的几丝皱纹，都被一些奇异的荧光熨平，身体发肤开始闪现出玉质的光泽。一阵滚滚的热气，使得天空中飘下的雨丝全部变成了白色的水汽，一股浓烈的杀伐气息，开始充斥这个小院。

“虽主修有不同，但天下修行者按实力境界分为九境，每境又分三品，你们的秦王，他现在到底到了哪一境？”一开始，身份超然的夜策冷对他行礼之时，他并没有回礼，而此刻，他却是认真地深深一揖，肃然问道。

“我没有什么心胸，所以不会在没有什么好处的情况下回答你这种问题。”夜策冷面色平和地看着他，用不容商榷的语气说道，“一人一个问题吧。”

赵斩微微沉吟，抬头应道：“好。”

夜策冷先行开口问道：“剑炉弟子修的都是亡命剑，连自己的命都不放在眼中，但在潜伏的这三年里，你既不刺杀我大秦的修行者，又不暗中结党营私，也不设法窃取修行典籍，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赵斩看着她，轻叹了一口气：“你们那些修行之地的秘库武藏就算再强，能有‘那人’留下的东西强么？”

他的这句反问很简短，甚至都没有提“那人”的名字，似乎有所顾忌。

院外五名黑伞下的官员在之前一剑斩首的血腥场面下，都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此刻听到这句话，他们手中的黑伞却同时微微一颤，伞面上震出无数杨花般的水花。



夜策冷顿时有些不喜，冷笑道：“都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还想看看‘那人’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赵斩没有说什么，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眼眸深处，等待她接下来的回答。

夜策冷看着似乎越来越有魅力的赵斩，忽然有些同情对方，柔声说道：“王上五年前已到七境上品，这五年间未再出手，不知这个回答你是否满意？”

“五年前就已经到了七境上品，五年的时光用于破境，应该也足够了吧？这么说，真的可能已经到了第八境？”赵斩眉宇之中出现一缕深深的失意和哀愁，但在下一刻，却都全部消失，化为锋利的剑意！

他的整个身体都开始发光，就像一柄在鞘中隐匿许多年的绝世宝剑，骤然出鞘！

小院墙上和屋脊上所有干枯的和正在生长的蒿草，全部被锋利的气息斩成数截，往外飘飞。

“请！”赵斩深吸了一口气，他眼中的世界，似乎只剩下对面这个白裙女子。

“剑炉第七徒赵斩，领教夜司首秋水剑！”

此话一出，夜策冷尚且沉默无语，看似没有任何反应，但是院外五名黑衣官员却都是一声低吟，身影倏然散布于院外五个角落，手中的黑伞同时剧烈地旋转起来。随着急剧的旋转，圆盾一样的黑色伞面上，不是洒出无数雨滴，而是射出无数道劲气。

“轰！”整个小院好像纸糊的一样往外鼓胀起来，瞬间炸成无数燃烧的碎片。

一声声闷哼在伞下连连响起，这些燃烧的碎片蕴含着惊人的力量，让踩在湿润的石板路上的五名持伞官员鞋底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

绵密的劲气组成了密不透风的墙，很少有燃烧的碎片穿刺出去，滚滚的热气和燃烧的火星被迫朝着上方的天空宣泄，从远处望去，就像在天地之间陡然立起了一个闪烁着耀眼光焰的洪炉。

洪炉的中心，中年男子赵斩的手中不知何时已经多了一柄赤红色的小剑。

这柄剑长不过两尺，但剑身和剑尖上外放的熊熊真火，却形成了长达数米的火团！

他面前的夜策冷早已消失，唯有成千上万道细密的雨丝，如同无数柄小剑，朝他笼罩而来。

……

在五个手持黑伞的官员出手的瞬间，数十名佩着各式长剑的剑师也鬼魅般涌入了这条陋巷。





这些剑师的身上都有和那五名持伞官员相同的气息，坠落到他们身体周围的雨珠如同有生命般畏惧地飞开，每个人身旁凭空隔离出一个透明的气团，就像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这样的画面，只能说明他们和那五个黑伞官员一样，是世所罕见的，拥有令人无法想象手段的修行者。然而此刻听着小院内不断传来的轰鸣，看着周围的水洼中因为地面震动而四处飞溅的水珠，连内里大致的交手情形都根本感觉不出来的他们，脸色却是越来越苍白，手心里的冷汗也越来越多。

他们先前已经听说过赵国剑炉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但是时至今日，他们才终于明白自己对剑炉的预估还是太低。

时间其实很短，短得连附近的民众都以为只是打雷，并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突然，围绕着小院的黑色伞幕，骤然发出一声异样的裂响。一柄黑伞支撑不住，往一侧飘飞近百米。

这些散落在小院外围，佩着无鞘铁剑的黑衣官员骇然变色，而其他四个手持黑伞的剑师顿时齐齐发出一声厉叱，拔剑挡在身前。

“当当当当”四声重响，四柄各色长剑同时弯曲成半圆。这四个黑衣剑师脚底一震，都想强行撑住，但是在下一瞬，他们口中却喷出一口血箭，纷纷如折翼的飞鸟般颓然往后倒飞出去。

从黑色伞幕的裂口中涌出的这一股气浪余势未消，穿过了一个菜园，连摧了两道篱墙，又越过一条宽阔的街道，涌向街对面的一间香油铺。

“轰”的一声巨响，香油铺门口斜靠着数块门板爆裂成无数碎片，接着半间铺子被硬生生地震塌，屋瓦“哗啦啦”砸了一地，掀起大片尘嚣。

“哪个天杀的雨天赶车不长眼睛，走得这么快！毁了我的铺子！”
一声刺耳的尖叫从塌了半边的铺子里炸响，一个手持打油勺的中年妇人悲愤欲绝地冲了出来，作势就要打人，但看清眼前的景象时，她手里的打油勺“当”地落地，紧接着又发出更加刺耳的尖叫声。

“监天司办案！”
一个被震得口中喷出火箭的黑衣剑师坠落在铺子前方的青石板路上，听到中年妇人的尖叫，他咬牙拄着弯曲如月牙的长剑强行站起，厉叱一声，凛冽的杀意令中年妇人浑



身一颤，叫声顿止。

就在此时，塌了半边的香油铺子里，又走出一个提着油瓶的少年，最多十三四岁的样子，沾满灰尘的稚嫩面容上，居然没有半分害怕的神色。

他先是一脸好奇，眼神清亮地看着黑衣剑师，然后目光越过黑衣剑师的身体，落向被摧毁的两道篱墙后方——一个身姿曼妙的白裙女子正从黑色伞幕的缺口里走出。

“厚葬他。”

此时夜策冷浑身的衣裙已经湿透，她似乎疲倦到了极点，在几柄黑色油伞聚拢上来，帮她挡住上方飘落的雨丝时，她只是轻声地说了这三个字。

几柄黑伞小心翼翼地护送着夜策冷走出了数十步，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马车。

从塌了半边的香油铺里出来的少年始终目不斜视地看着夜策冷，直到她掀开车帘坐进去，他才感叹道：“真是漂亮。”

跌坐在地的黑衣剑师这才回过神来。

“漂亮？”他开始咀嚼身后少年的话。

夜司首的美丽毋庸置疑，然而像她这样的国之巨擘，令人仰视的修行者，只是用“漂亮”来形容她的容貌，似乎是一种亵渎。

马蹄声起，载着秦国夜司首的马车瞬间穿入烟雨之中，消失不见。

绝大多数黑衣剑师也和来时一样，快速而无声地消失在这片街巷。

在雨中显得有些迷离的街巷终于彻底惊醒，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就在几个呼吸之间，无数金铁敲击地面的声音便遮掩了雨声和雷声。一瞬间，浩浩荡荡涌来的战车形成了一道道铁墙，阻挡了他们的视线。

“你叫丁宁，是梧桐落酒铺的？怎么会跑到这里来打香油？”一顶临时搭建的简陋雨棚下，一个头顶微秃的中年微胖官员递了一块干布给浑身淋湿了的少年，问道。

这个官员看上去非常和蔼，因为赶得急，额头上甚至泛起了一点油光，给人的感觉更显平庸，但周围绝大多数官员和军士都刻意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稍有见地的长陵人，都知道他是莫青宫——神都监经验最丰富的几条“恶犬”之一。

“恶犬”不是什么褒奖的称呼，但却隐含着多重意思，除了凶狠、嗅觉灵敏之外，往往还意味着背后有足够多的爪牙和足够强大的靠山。对于这种异常难缠又不能伸棍去打的“恶犬”，最好的办法唯有敬而远之。





就如此刻，他才刚刚赶到，气息未平，然而手里却已经有了数十份案卷，其中一份就详尽记录着眼前这个让人有些疑虑的少年的身份。

名叫丁宁的少年却根本没有意识到，看上去很好说话的莫青宫其实很可怕。他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莫青宫的问题，而是一边用莫青宫递给他的干布擦拭着脸上的泥水，一边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布有虎头图案的森冷战车和战车上青甲剑士剑柄上的狼纹，反问道：“这就是我们大秦的虎狼军么？”

莫青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回答道：“正是。”

“那个小院里住的到底是谁？”擦净了脸上的雨水和泥垢之后，更显清秀和灵气的丁宁一脸认真地问道，“居然要这么兴师动众！”

莫青宫越来越觉得丁宁有意思，对方身上淡定自若的气息，让他莫名地受到感染，内心平静了一些，眼睛里渐渐泛起些异彩。

“你听说过剑炉么？”他和颜悦色地反问道。

“赵国剑炉？”丁宁有些出神。

“正是。”莫青宫和蔼地看着他，耐心地說道，“自我大秦和赵国征伐开始，天下人才明白赵国最强的修行地不是青阳剑塔，而是那个看似普通的打铁铺子。剑炉那八名真传弟子，皆是一剑可以屠城的存在。赵国已被我朝灭了十三年，但那些剑炉余孽，依旧是我大秦的喉中刺，一日不拔除，一日不得安心。今日里伏诛的，就是剑炉第七徒赵斩。”

“怪不得……”丁宁若有所思地说道。

从战车的缝隙中，他看到那个小院已经荡然无存，此时有不少修行者正在仔细翻查每一处细微的角落。

莫青宫微微一笑：“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一开始要问你这些琐碎的问题了？”

丁宁认真地点了点头：“像这样的敌国大寇潜伏在这里，所有附近的人员，当然要盘查清楚，尤其是我这种本来就不居住在这边的，更是要问个清楚。”

莫青宫赞赏地微微颌首：“那这下你可以回答我先前的问题了？”

丁宁笑了笑，说道：“其实就是我们那家香油铺子这两天没做生意，所以只能就近到这里来，没想到被一场暴雨耽搁在这里，更没有想到正好遇到这样的事情。”

莫青宫沉默了片刻，接着随手从身旁抓了柄伞递给丁宁：“既然如此，你可以离开了。”



丁宁有些惊讶，眼睛越发清亮，问道：“就这么简单？”

“还舍不得走不成？不要自寻麻烦！”莫青宫又好气又好笑地呵斥了一声，摆了摆手，示意少年快些离开。

“那您的伞？”

“要是我不来拿，就送予你了。”

……

看着丁宁的背影，莫青宫神色渐冷，沉吟了片刻，向雨棚之外低喝了一声：“招秦怀书过来！”

不一会儿，一袭青衫的枯瘦年轻人走入雨棚，此人正是秦怀书。

莫青宫微微抬头，看着秦怀书，手指在身前展开的案卷上轻轻地敲击着，连续敲击了十余记之后，才缓声问道：“梧桐落这个叫丁宁的少年，备卷是你做的，你可有印象？”

秦怀书恭谨地垂头站立着，不卑不亢道：“有。”

莫青宫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沉声道：“这份备卷上说，他和开酒铺的小姨出身干净到了极点，但是，你当初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份备卷？”

秦怀书似乎早已料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毫不迟疑地回道：“这个少年的确是我们秦人无疑，往上数代的来历也十分清楚，属下之所以做这份调查案卷，是因为方侯府和他有过接触，曾特地请了方绣幕去拜访过他。”

莫青宫一怔：“方侯府？”

秦怀书点了点头：“这个少年自幼父母染病双亡，之后便由他小姨照拂，而他小姨在梧桐落有一间酒铺，铺子虽极小，但很有名气。方侯府的人到这家酒铺购过酒，大约是觉得此子有些潜质，便特意请了方绣幕去看过。”

莫青宫微微蹙眉，手指不自觉地案卷上再度敲击起来。

“后来呢？”他沉吟了片刻，问道。

秦怀书认真答道：“方绣幕看过之后，方侯府便再也没有和此子接触过，属下推断应该是方绣幕觉得他不足以成为修行者。再者他身份低微，出身又毫无疑点，所以属下便只是按例做了备卷封存，没有再多花力气调查下去。”

莫青宫脸上首次流露出嘉许的表情：“你做得不错。”

秦怀书沉稳地说道：“属下只是尽本分。”

莫青宫想了想，问道：“梧桐落那种小酒铺出的酒，能入得了方侯府的眼睛？”





秦怀书摇了摇头：“那家酒铺之所以出名，只是因为丁宁的小姨长得极美。”

莫青宫彻底愕然。

秦怀书依旧没有抬头，但嘴角却泛起一丝不可察觉的笑意，心想：大人您要是真见了那个女子，恐怕会更加惊愕。

莫青宫自嘲地笑了笑，突然认真看着秦怀书，轻声说道：“此次灵虚剑门开山门，我将你的名字放在了举荐名单里。”

“大人！”

之前秦怀书始终保持着恭谨沉稳的姿态，然而莫青宫的这句话，却让他浑身剧烈颤抖，不受控制地发出一声惊呼。

莫青宫拍了拍他的肩膀，缓声说道：“在你去灵虚剑门修行之前，再帮我最后一个忙，核实一下丁宁和他周遭人的出身来历，查清楚方绣幕到底对他下了什么论断。”

……

长陵所有的街巷，和赵轩所说的一样，全都直来直去，横是横竖是竖，就连一座座角楼，都均匀分布在城中各处。

此刻最靠近莫青宫所在雨棚的一座角楼上，摆放着一张紫藤椅，椅上坐着一个身穿普通素色布衣的老人，稀疏的白发像参须一样垂散在肩头。

老人身后，是一个身材颀长，身穿黄色布衣的年轻人。

年轻人面容儒雅，神态安静温和，是那种见之就让人心生好感的类型。此时他的双手垂落在紫藤椅的椅背上，显得谦虚而又亲切。

“你在想些什么？”老人收回落向远处的目光，微微一笑，主动说道。

黄衫年轻人脚步轻移，走到老人身侧，尊敬地说道：“师尊，夜司首既然能够单独诛杀赵斩，说明她至少已经踏入七境中品的门槛。不过我不明白，此刻的长陵……除了夜司首之外，其他人也能够杀死赵斩，为什么大王一定要让远在海外修行的夜司首回来？”

老人微微一笑，伸出枯枝般的手指，指向角楼外：“你看到了什么？”

黄衫年轻人努力凝神望去，如瀑的暴雨中，却只见平直的街巷，他有些歉然地回答道：“弟子驽钝，望师尊指点。”

“你看得太近，你只看到眼前这些街巷，却看不到长陵的边界。”老人微眯着眼睛，

徐徐说道，“你应该知道，长陵是天下唯一没有外城墙的都城。之所以不需要护城城墙，是因为我们秦人的剑，就是城墙。”

黄衫年轻人面容渐肃，沉默不语。

“大王，或者说李相，就比你看得要远得多。”老人看了黄衫年轻人一眼，有些嘲讽地说道，“召夜司首回来，至少有两层用意。一是长陵之中虽然不乏能独立击杀赵斩的强者，但多一个，便多一分威势。夜司首威名远播，可仍有不少人怀疑她还未跨入第七境。今日她一剑刺杀赵斩，将会是秋日里最响的惊雷，长陵无形的城墙，就又厚了一分。另外一层用意则是，她已在海外修炼数年，我等心中自然有些疑虑，怀疑她是否不得大王信任，被悄悄放逐。由她击杀赵斩，这些流言和疑虑也就不攻自破了。”

“李相的确比我看得要远得多。”黄衫年轻人一声轻叹。

他吐出“李相”二字的时候，神色既是钦佩，又是自愧。

李相是一个尊贵的称呼，秦国有两位丞相，一位姓严，一位姓李。这两位丞相年龄、外貌、喜好、所长虽各有不同，但同样神秘、强大。

他们的神秘、强大，在于长陵绝大多数地方都笼罩在他们的阴影之下，在于所有人都肯定他们是强大的修行者，但却没有人见过他们出手，甚至没有几个人有资格见到他们的真面目。

太强的人，往往没有朋友。所以在长陵，但凡提及严相或者李相，对应的情绪往往是敬畏、恐惧和愤恨，极少有人像黄衫年轻人这样，眼中充满钦佩。

“师尊的看法应该不错，大王这段时间以修炼为主，应该是李相主事……只是鹿山会盟在即，这个时候召夜司首回来，他应该还有更多的想法。”黄衫年轻人思索了片刻，继续说道。

老人满意地笑了起来。在他看来，这个关门弟子天资的确不算聪慧，但是性情却和长陵的道路一样平直、坦荡，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懂得认真学习对方的长处。

这样的人，在如此风起云涌的大秦，便能活得长，走得远。

看事物眼光暂时不够长远没有问题，只要走得足够远，看到的事物总会比别人多。





第二章 倾国倾城

罕见的暴雨暂时没有停歇的意思，整个长陵的街面积起一层薄水。

雨人的面容已经擦拭干净，衣衫上却还满是污迹的丁宁，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栽种着很多梧桐树的那片街巷。

对一个以往雨水并不多的城池而言，不期而至的暴雨倒了芭蕉，歪了篱墙，漏了屋顶，湿了不及运送的货物，实在是令人着恼。

梧桐落这片街巷，种有很多梧桐树，是破落户的居住地。

在长陵，破落户是小摊小贩、走方郎中，以及没有自己田宅的租户、帮佣乃至闲人的统称，这等人的聚居之地，环境比起普通的街巷，自然更难让人生起清雅的感觉。

除了被风雨卷下的落叶之外，并不平整的青石路面的水洼里，还漂浮着一些混杂着菜叶和鸡粪的泡沫。

脚面已经全部湿透，身上糊满泥灰的丁宁似乎有些着急，但是手里的千工黄油布伞比市面上一般的雨伞要好得多，也沉重得多。这对他形成了不小的负担，他时不时地要交换打伞和提油瓶的手，又要防止伞被风雨吹到一边，所以脚步便怎么都快不起来。

前方临街的铺子全部隐藏在暴雨和梧桐树的晦暗阴影里，只能模糊看到有一面无字的青色酒旗在那里无助地飘动。

青色酒旗下方是一个小酒铺，布局摆设和寻常的小酒铺没有任何差别。当街的厅堂里摆了几张粗陋的方桌，柜台上除了酒罐之外，就是放置着花生、腌菜等下酒小菜的粗